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劳伦斯精选集

(上)

冯季庆·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劳伦斯 SERIES
精选集_上 SELECTION

冯季庆 编选 OF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FOREIGN
柳鸣九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TERATUR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委会

主编

柳鸣九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吕同六	朱虹
沈石岩	张黎	罗新璋	罗芑
金志平	赵珩	柳鸣九	高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洁	路英勇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柳鸣九，我国著名的学者、理论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长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学评论集、散文集、译文集总共四十余种，如《法国文学史》（三卷）、《理史集》、《凯旋门前的桐叶》、《走近雨果》、《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小说选》、《萨特研究》、《法兰西风月谈》，等等。

其具有理论气势、独创见解与斐然文采，在本学界有“著作等身”之誉；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是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被公认为“具有学术胆识”；是外国文学研究翻译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所创办并主编的大型译著项目共有十余种，其中获国家图书奖或国家级图书奖者，已有五种，如《雨果文集》（二十卷）、《加缪全集》（四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曾于二〇〇〇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二〇〇六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书系”主编简介



编选者简介

冯季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D. H. 劳伦斯评传》、《文心絮语》、《飘落的心瓣》；译有《恋爱中的女人》；选编有《D. H. 劳伦斯精选集》、《D. H. 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世界经典短篇小说》。

译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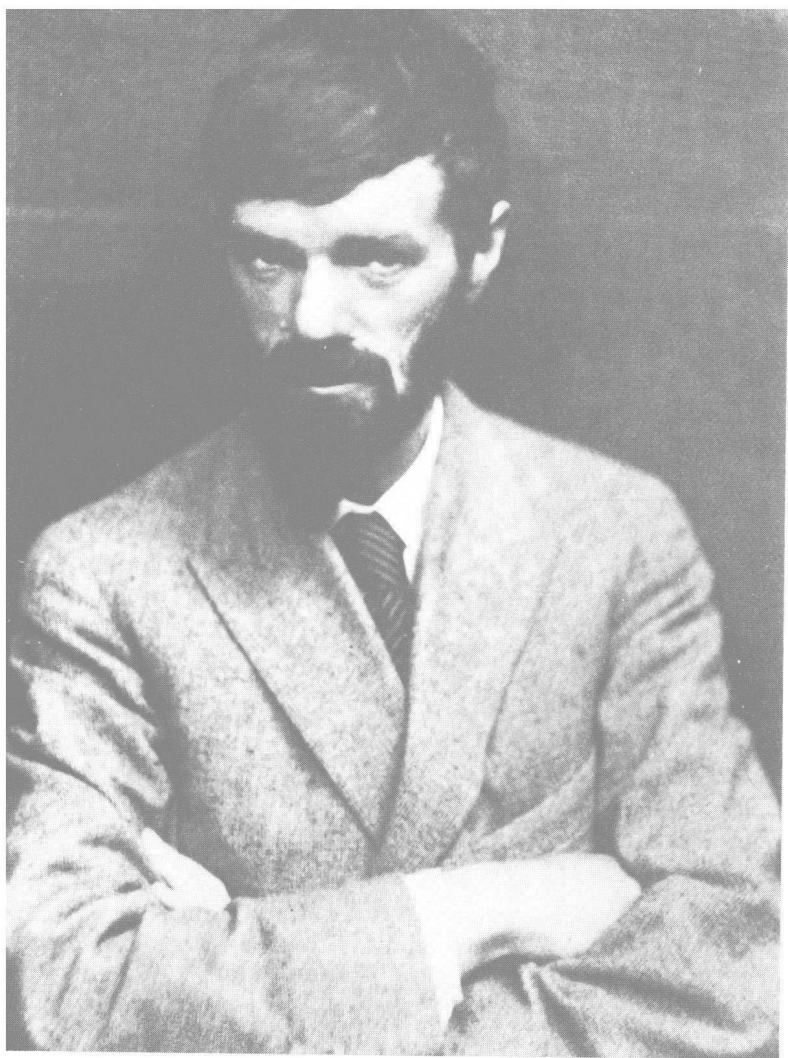
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著有《诗意的叛逆》、《尼采美学思想》、《卡夫卡》、《海明威》；译有：《总统班底》、《南回归线》、《人性的，太人性的》、《再见钟情》。

黑马(毕冰宾)，一九六〇年出生。已出版译著有《虹》、《恋爱中的女人》、《袋鼠》、《劳伦斯文艺随笔》和《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集》。著有长篇小说《孽缘千里》、《混在北京》和散文随笔集《心灵的故乡》等。

文美惠，女，一九三一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外国文学(主要是英语文学)研究和翻译四十余年。主要著作有《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超越传统的新起点——英国小说研究 1875—1914》(主编)、《司各特研究》(编译)、《外国妇女文学辞典》(主编)、《外国戏剧故事 500》(主编)、《外国文学作品提要》(合编)。译著有《野兽的烙印》、《动物小说》、《老虎！老虎！》(合译)、《美妇人》、《花衣吹笛人》、《霍桑集》(上下册、合译)。

邱艺鸿，一九六九年出生，一九九五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现在厦门理工大学外语系任教。译有《独角兽》、《占卜者》、《英伦独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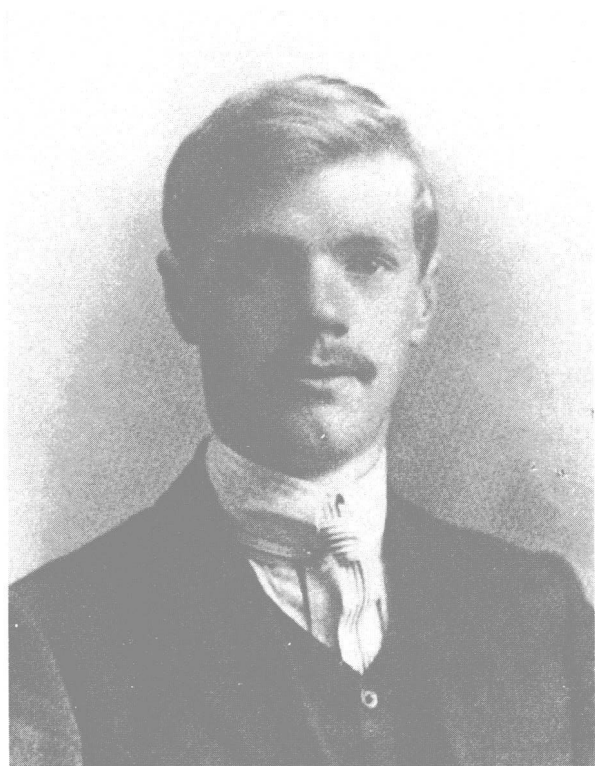




劳伦斯/像



劳伦斯一九〇八年的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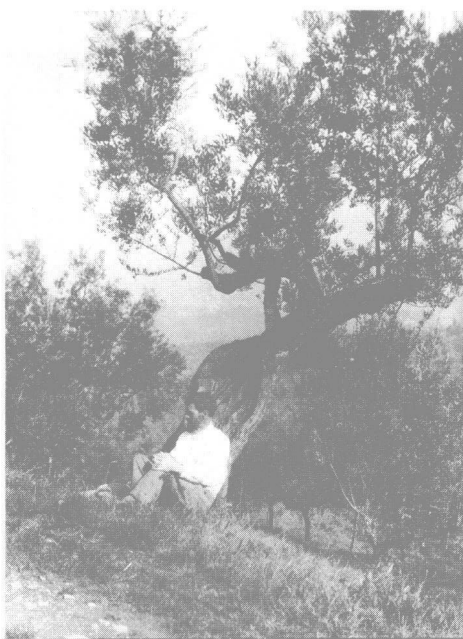
劳伦斯和弗丽达



一八九七年的劳伦斯一家。劳伦斯站在父母中间



劳伦斯写作中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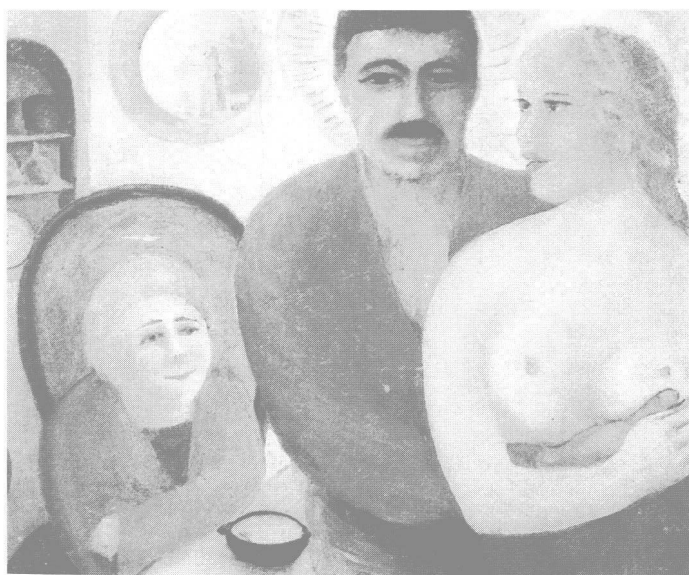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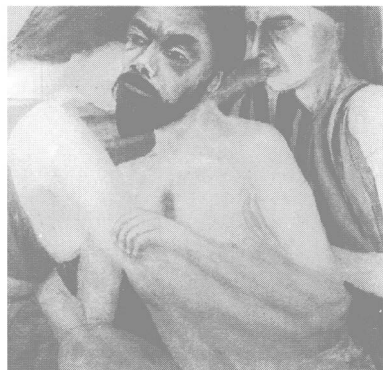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恋爱中的女人》故事情节背景地



劳伦斯绘画 (左) 《发现摩西》 (右) 《复活》 (下) 《神圣之家》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书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创作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选编”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八年十月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第五辑

但丁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莎士比亚精选集/方平编选
雪莱精选集/江枫编选
易卜生精选集/王忠祥编选
梅里美精选集/郑永慧编选
施笃姆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罗曼·罗兰精选集/许渊冲编选
纪德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薇拉·凯瑟精选集/朱炯强编选
乔伊斯精选集/刘象愚编选

第六辑

伏尔泰精选集/丁世忠编选
森鸥外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
冈察洛夫精选集/李辉凡编选
蒲宁精选集/顾蕴璞编选
圣爱克絮佩里精选集/刘华编选
萨特精选集/沈志明编选
荷马精选集/陈中梅编选
卡夫卡精选集/高中甫编选
柯莱特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第七辑

芥川龙之介精选集/高慧勤编选
王尔德精选集/乔国强编选
劳伦斯精选集/冯季庆编选
狄德罗精选集/罗芃编选
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
海涅精选集/杨武能编选
欧·亨利精选集/李文俊编选
阿波利奈尔精选集/李玉民编选
洛佩·德·维加精选集/朱景冬编选
杰克·伦敦精选集/胡家峦编选

第八辑

威尔斯精选集/王逢振编选
莫里哀精选集/谭立德编选
格拉齐娅·黛莱达精选集/吕同六编选
德莱塞精选集/朱虹、董衡巽、郑士生编选
泰戈尔精选集/倪培耕编选
夏洛蒂·勃朗特精选集/宋兆霖编选
卢梭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密兹凯维奇精选集/林鸿亮编选
霍夫曼精选集/陈恕林编选
萨德精选集/柳鸣九编选

“不是我，而是风。”当弗丽达·劳伦斯动笔写下此话时，劳伦斯和他的作品确乎像风一样刮过了英国、欧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

时至今日，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的大师，他犀利的社会批判意识，他知识分子本真的品格，他为探讨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情爱的本质而创作的史诗般的作品，都永恒地占据着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最耀眼的位置。

D. 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个从煤灰中诞生的精灵，他出生在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之家。伊斯特伍德坐落在英国诺丁汉郡的西北部地区，是让劳伦斯又爱又恨的地方，也是他的《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许多不朽名著的背景地。就是借助这块土地，劳伦斯展开了他的生存体验，他对性的近乎宗教的描写，和他对机械文明压抑人类生命本能的批判。

劳伦斯小时候瘦弱得让母亲担心养不活他，这使他更得母亲的怜爱，也使早年的劳伦斯在潜意识里永远像再次进入母腹的孩子。劳伦斯的母亲在家庭中是优越的，她来自城镇，属于下层小资产阶级。她做过教师，写过诗，能写一手漂亮的意大利文，还能弹钢琴，与一身煤渣的丈夫几乎不能沟通，于是本能地把感情转移到了儿女身上，早早埋下了恋子情结的种子。在《一顿自画像》(1928)一文中，劳伦斯曾评价说，他父亲是个矿工，一点不值得夸耀。他甚至不可敬，因为他常常酗酒，而且从不去教堂祈祷。劳伦斯的父亲在那个家中是个被疏远的人，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们越来越把父亲排除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之外，而更加亲近母亲。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曾谈到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他说他父母的婚姻是一场肉体之间血淋淋的战斗，这就形成了他与母亲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他们几乎像丈夫和妻子那样相爱，同时也是儿子与母亲的爱，他们俩就像一个人，彼

编选者序



寻找两性的 乌托邦

冯季庆

此那样敏感,在他们之间从不需要语言,而这挺可怕,把他弄得在有些方面不正常。这些情状最终出现在了她的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以及短篇小说《美妇人》等作品中。

劳伦斯十二岁那年得到了诺丁汉中学的奖学金,之后的整整三年他早出晚归地往返于伊斯特伍德和诺丁汉之间,疲劳不堪。他的同学说“咳嗽和捂嘴是他经常的动作”,他的肺部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受到伤害的。但历史悠久的诺丁汉中学给劳伦斯的优秀教育让作家受用终生。一九〇六年他入读诺丁汉大学学院师范专科,他没有选读学位课程,是因为学普通课程才有时间写作。学校里唯一让他敬慕的老师是现代语言学系主任欧内斯特·威克利教授,也是日后和劳伦斯私奔并成为劳伦斯妻子的弗丽达的丈夫。

劳伦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认真读哲学,接受了叔本华的很多影响,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中有着明显的叔本华思想的痕迹,也能找到叔本华式的人物。也是在这个期间,劳伦斯陷入了信仰危机。内在的魔鬼强烈地诱惑着他,而他以往的教育又非要让他为此羞惭。他意识到,宗教的道德体系全都建立在“你不要”的基础上,而我们则需要一个建立在“你要”基础上的宗教。他思考进化、罪孽、天堂和地狱的起因,无法再信仰一个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共有的上帝。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信仰:人要诞生两次,第二次诞生是在人步入成年之时。

一九一一年初,长篇小说《白孔雀》出版了,《英国评论》主编福特·麦多克斯·胡佛说这部书具有英国小说可能有的一切毛病,但是作者具有天才。《白孔雀》出版后,劳伦斯成为了职业作家。这一年,劳伦斯还发表了短篇小说名作《菊花的清香》,这是一篇带有明显象征特点的作品。女主人公在菊花盛开的时节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又逢菊花开放的时节,可花瓶里的菊花却散发着寒森森的死一般的清香——她的丈夫已经在塌方事故中丧生。面对那个曾经朝夕相处的依旧漂亮的遗体,女主人公却感到了陌生。以往她与他一次次地在黑暗中相遇,同时又深深陷入彼此的孤立,就像现在一样不可及。对她来说,夫妻之间的隔膜和不能在精神上占有对方,似乎是更大的悲剧。

一九一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应约来赴威克利教授家午宴的劳伦斯与弗丽达一见钟情。弗丽达的父亲是个德国男爵,她的家族从十七世纪起就是德国望族。她比威克利教授小十四岁,比劳伦斯大六岁,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弗丽达从劳伦斯身上发现了一种与她相匹配的精神,他那种直言不讳的态度,激越旺盛的生命力,将她从迷梦中惊起。而弗丽达对劳伦斯也是终身一遇的人,尽管劳伦斯在遇到弗丽达之前,曾有过几次恋爱,但弗丽达的出现让他觉得,在此之前,他从不知爱是怎么回事。

劳伦斯与弗丽达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私奔，离开了英国，先后去了德国和意大利等地。私奔中的劳伦斯致信萨莉·霍普金，说世界之妙、之美、之好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丰富的想像。在巴伐利亚伊萨尔河谷的满目青翠中，劳伦斯写下了动人的诗句：

宛如玫瑰悄悄地吐蕊
我看见她的灵魂在双目里躲藏
欣喜若狂我坐下凝望
那朵奇花异葩正撩人心房。

日复一日，从那个妒美的花蕾
坚挺舒缓地绽出我的宝藏
日复一日，我的幸福震荡
越传越远，整个世界都很嘹亮。^①

在意大利的加尔尼亚诺，劳伦斯开始了他惊人的艺术创作时期，记下了他生命中突发的性灵体验。《儿子与情人》的第三稿迅速完成了，他又为诗集《看！我们办到了！》写了更多的诗，还创作了两个剧本《为巴巴拉而战》、《养女》和一部游记《意大利的黄昏》。也是在加尔尼亚诺，劳伦斯开始写他最富成就的两本小说——一九一五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虹》和一九一六年末到一九一七年初完成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一九一三年五月劳伦斯收到了刚刚出版的《儿子与情人》。

《儿子与情人》是用感觉化的笔触描述一个人生角色全部倒错的故事。在作者设计的那个叫做莫雷尔的家庭中，儿子从精神上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与父亲处于一种紧张、敌对的状态，而对母亲则扮演着温情的情人角色。母亲的固态，使儿子人格分裂，在恋爱中要么导入纯精神的宗教形式，要么陷于纯肉欲的索取，永远完不成灵与肉的结合。在飘浮着母与子相亲相爱的空气里，儿子保罗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会逐渐变得模模糊糊，在他心目中几乎并不存在，可是他母亲决不会。他母亲有如他的命根子、主心骨，他躲都躲不掉。”母亲会忘情地搂着保罗的脖子哭诉：“我从来没有，你知道的，保罗，我从来没真正有过丈夫。”^②保罗禁不住抚摸着母亲的头发，吻着她的脖颈。这

① 引自《一份私人档案：劳伦斯与两个女人》，叶兴国、张健译，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二二一页。译文有改动。

②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九七至二九八页。

个时候,谁都不会怀疑,这对母子已完全过渡到了情人的关系。

许多劳伦斯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儿子与情人》在“俄狄浦斯”情结上的意义。不过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的第一稿之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不很清楚,他在阅读弗洛伊德之前,小说中母与子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之后,劳伦斯的评论和著作虽然不时地参照过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抑制、升华等术语,可他并不欣赏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精神分析的实验室气味让他失望,劳伦斯觉得弗洛伊德过于从医生的角度研究性,他的“性”过于局限和机械,这种分析从来不涉及一个人的感情,它无法让人有真正的感情,只能帮你更完全地创造你的感情。而且这种分析手段过分强调了病人的屈从作用,而劳伦斯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完全屈从于另一个人,以为这将招致有机个性的毁坏。

作为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儿子与情人》确实透露了劳伦斯家的许多状况,许多对莫雷尔那个快活矿工的生活场景、对他在黑暗矿井中积蓄的男性力量的失败的细腻描摹,都符合劳伦斯父亲的情况。然而,多年之后,作者在《诺丁汉矿乡杂记》(1929)一文中,记述了他对工业化裹挟下的矿工们的存在意义的理解:矿井下的黑暗和矿坑的遥远以及不断出现的危险使矿工之间在肉体、本能和直觉上的接触十分密切,这种肉体上的意识和亲密无间在井下最强烈。每当想起童年,我都觉得似乎总有一种内在黑暗的闪光,如同煤的乌亮光泽,我们就在那当中穿行并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生命。我父亲喜爱矿井,他不止一次受过伤,可他决不逃脱矿井。他喜欢那种接触和亲昵,就如同战争的黑暗日子里那种强烈的男性之间的情谊。那些普通的矿工有一种奇特的美感,这美感来自于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意识,这是在井下被唤醒的。可是当他们从井下来到白天的光线中看到的尽是冷酷的丑陋,面对的是纯粹的物质主义。特别是当他们回到自己家的餐桌前时,他们内心里就有什么东西给扼杀了,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作为人被毁了。女人总是最差劲,最贪婪,最有占有欲,也最下作的。矿工们能逃出家来就逃,他们要逃离女人唠唠叨叨的物质主义。^①

不管怎么说,《儿子与情人》为劳伦斯建立了作为严肃而有分量的作家的声望,它既是劳伦斯有影响的成名作,也是他青年时代的总结。

在《儿子与情人》问世前,劳伦斯的第一部诗集《情诗选集》(1913)出版了,这年的六月他又写了两篇著名的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和《肉中刺》。《普鲁士军官》描写的是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紧张对峙,作品浮动着沉重的压

^① 劳伦斯《诺丁汉矿乡杂记》,黑马译,见《劳伦斯随笔集》,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十五至二十九页。

抑感。《普鲁士军官》后来成为一九一四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接下来,在长篇小说《虹》的写作期间,劳伦斯从情感和写作两方面都依赖着弗丽达。小说由女主人公厄休拉的有关爱情和男人的经验发展而成,作品把从工业革命前到当今英国社会的生活历史压缩到布朗温家庭的三代人身上,而有关厄休拉青春期生活的叙述则主要依赖弗丽达本人和她姐姐埃尔斯的青春期经历。弗丽达的感知力和享受情感与生命的天性,给劳伦斯极大的助益;弗丽达对书稿不时而发的建设性批评,也被劳伦斯不断地汲取着。有意味的是,《虹》的书名也是弗丽达定下的。

此时,劳伦斯正处于艺术创作的转变时期,他再没有写《儿子与情人》那种生动场面的兴趣,也不大讲究把人物安排在强烈的感情气氛中,他尝试在《虹》中设置和谐的两性关系,布朗温家三代人的情爱故事表明作者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沉的东西在发展。他忽然领悟到,一切生命和知识的源泉都存在于男人的生活和女人的生活、男人的知识和女人的知识、男人和女人的相互交融之中。

可是,劳伦斯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这种艺术上的转变,只得求助于含义暧昧的隐喻和象征,这些隐喻大多来自未来派艺术。劳伦斯觉得未来派的主张有助于丢弃一切旧的形式和感伤情绪。马里内蒂的一席话让他看到了他所追求的东西。马里内蒂说,人们通过非逻辑的概念,得到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并使我们对物质的生理状态具有直觉的认识。

《虹》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以血性的呼唤和肉体的信仰诉诸人的直觉的小说,就是从这部磅礴浩大而又美丽深邃的作品开始,劳伦斯才真正从揭示人性的本能力量入手,开创了整合男女关系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实现的探索。

《虹》中的男女们在生的未知中闯荡,拼尽全力去寻求本质的和纯粹的自我。这种寻求是艰难的,作者认定,在无意识存在的原始状态之外,在狂热的情爱之中,必须屹立着一个不被他人所迷惑的个体。男女之间完整的爱就这样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融合为一的运动,又是激烈摩擦的肉欲满足,被烧炼成单纯的个体,成为绝对的彼此各异的独立存在。显然,作者是想在两性之间找到一种同一,觉得那是生命完满的极致,而人类的悲剧就源于这种同一的丧失。就这样,《虹》中的爱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无休止的精神上的敌视和对峙,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的争斗。小说描述的布朗温一家三代都在孤独与同一之间挣扎,在他们三代人的爱情生活中,每一方都把另一方当做通向未知世界的“缺口”,都在性体验中探索着自我。对汤姆和莉迪亚来说,她就是他的“门口”,他之于她也是如此。通过这道门口,他们可以进入更深远的空间。在安娜和威廉那里,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墙上的“洞口”,透过这个洞口,他们能探到外在世界的强烈的阳光。在第三代厄休拉和安东·斯克里本斯

基那里,也同样试图通过性经历来找寻自我。

这种寻求的全部困难在于,劳伦斯要求的同一和孤独都必须是纯粹的,是能够进入到存在的,并且不能受到外部世界的限制和腐蚀。这些要求在《虹》中给定的所有人物中都未能企及。那三对爱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把白昼的意识(劳伦斯定位于男人独立地生活和创造的时刻,表现为孤独的方式)沉入黑夜,又把黑夜的意识(男人与女人走进同一的黑暗存在的时刻)引入了白昼;他们用孤独抗衡同一,又以同一消解孤独。而对同一和孤独的完美和谐的呈现,是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达到的。

在恬静的田园风光中结合的汤姆和莉迪亚没费多少气力就找到了性生活上的满足,然而,与世界和肉体的统一没有丝毫距离的汤姆夫妇竟常常感到彼此是两个陌生人。汤姆明白,莉迪亚的过去是他完全不知道的,他怎么能用双臂去紧紧抱住这一片黑暗,还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她呢?他永远也不可能对她完全了解,那又怎么能把自己赤裸裸地交给那个不可知的力量呢!莉迪亚也知道,汤姆是与她不相干的另一种力量。于是这对夫妇各怀着心头的疑虑和对未知的本能的恐惧,互相回避着,对抗着。可是突然间,这种紧张状态又被热情的洪流所冲毁了。汤姆立刻就能变成一团只想向她烧过去的烈火,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莉迪亚也一样,一头扎进她从不理解的爱的神秘之中。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自我实现是简单的低层次的。

布朗温家族的第二代威廉与安娜生活的时代,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保守陈腐的社会向宽容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此时人物性格也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安娜与威廉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已经过渡到了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探求。他们相互需要,又不甘于被对方吞没,竭力以各自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去维系各自的不同,以逃脱自我的毁灭和个性的消失。但这种对个别不同的追寻是以丧失和谐温柔的夫妻关系为代价的。

还是在安娜与威廉相互吸引的恋爱阶段,他们为保持自我的相对独立性而展开的内心的较量,就已经开始了。夜晚的麦地为安娜和威廉提供了爱的场景,而这一对心有灵犀的人在麦田里往返穿梭,但就是碰不到一起。

婚后,安娜与威廉之间的这种宿命般的联系与冲突愈演愈烈,在情欲的后面,总是跟随着深深的不满足,一种稍纵即逝的空虚感。情欲活动变成了一种消耗,损伤着活生生的生命,引起肉体与心智上的销毁。

浓浓的夜色下,爱的惊喜之后,安娜和威廉的心在幸福地哭泣,他们明白,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理解,有的只是默许和屈服。

这种状况让安娜恐惧。丈夫原来是她所委身的那个不可知的东西。而她是一朵由于遭到诱惑而完全开放的花朵,已经不能再缩回去了。他已经把她的赤裸裸的状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是谁,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件盲